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4/PV.58
22 November 1989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第五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11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赫斯特先生（副主席）	（安提瓜和巴布达）
嗣后：	陈女士（副主席）	（新加坡）
嗣后：	费德尔先生（副主席）	（卢森堡）

— 柬埔寨局势〔31〕：（续）

- (a) 秘书长的报告（A/44/670）；
- (b) 决议草案（A/44/L.23）；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因主席缺席由副主席赫斯特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主持会议。

上午10点15分开会。

议程项目31（续）

柬埔寨局势

- (a) 秘书长的报告（A/44/670）
- (b) 决议草案（A/44/L.23）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4/732）

查波托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以俄文发言）：新政治思维在国际关系中得到证实的迹象不仅为解决与战争与和平有关的全球问题，而且也为制定消除紧张根源和解决区域冲突的新方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其证据是东南亚的势态发展已经加快，实现柬埔寨和平并且保证整个区域稳定的努力已经加强。

捷克斯洛伐克欢迎在寻求解决柬埔寨冲突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曾经欢迎高棉各敌对派别之间的政治对话，特别是部长理事会主席和外交部长洪森先生与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之间的会谈，使得各敌对集团的立场有可能接近。

高棉四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之间在雅加达同时举行的会谈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在雅加达已取得的协商一致，即在越南各师从柬埔寨撤走的同时，必须保证波尔布特种族灭绝小集团不可能重新执政。

恢复柬埔寨，实际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进程取得的一个成就是今年7月30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会议，秘书长和19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令人感到满意的是，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和障碍已被克服，并且能够召开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会议。尽管所建立的各委员会在为期一个月的工作中没有取

得实质性结果，甚至连闭幕会议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所开始的对话必须继续进行。有关各方应当采取负责态度，尊重全体柬埔寨人民的利益。这是保证消除东南亚紧张局势焦点，并在该地区建立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如果直接有关各方没有表现出政治意愿，本来是不可能取得这种结果的。捷克斯洛伐克赞扬印度支那国家为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普遍改善东南亚局势所采取的建设性的负责态度。我们认为撤走所有越南军队的决定是对此作出的一个重要反应，这一决定已在今年9月21日至26日期间在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和观察员在场的情况下得到执行。这是世界公众能够继续相信柬埔寨国家政府、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关于在解决柬埔寨冲突方面进行建设性合作的诚挚愿望和关心态度。

但是，我们继续认为，另一方也应当采取负责态度。因此，我们对所谓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一个在国外拼凑而成的集团——的代表乔森潘、宋双和西哈努克的儿子 Rannarith 所作出的反应感到困惑不解，这几个人在今年9月13日的声明中拒绝同意停火，并赞成继续在柬埔寨进行武装斗争，他们说因为反对派不能保证越南军队全部撤走。这种立场与雅加达达成的协议完全背道而驰，并可能导致对抗加强以及柬埔寨陷入内战升级。

国际社会不能允许波尔布特政权重新执政，因为它使人想起在他统治的那段时间里，他带给柬埔寨的只有眼泪、痛苦和匮乏。我们充分支持柬埔寨政府要求得到该政权不能重新上台的可靠保证这一正当要求。除了越南军队撤走之外，国外对其他政治力量的支持也应当停止。该国人民基本民族权利应当得到严格尊重，其中尤其包括柬埔寨追求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中立、不结盟政策的权利。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等于修改在雅加达和巴黎达成的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原则，并将对柬埔寨人民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柬埔寨人民需要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我们充分赞成这样的观点，即柬埔寨人民应当按照自己的传统和愿望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举行国际监督下的自由和民主选举，自己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所有国家都应当尊重这一进程。

在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家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并把该地区变成和平、自由、中立和合作区域，也将有助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今年，我们非常高兴地注意到，印度支那国家和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些进展。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所采取的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非正式的柬埔寨国发展联系这一现实态度。印度支那国家多年来一直作出最大努力，以帮助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以平等和互利为基础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各领域进行有效合作的时代。这一政策符合该地区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的利益。

我们完全同意柬埔寨问题应当由高棉人民自己解决。但是，其他所有国家必须为这一进程提供建设性支持。我们非常尊重一些希望帮助结束柬埔寨冲突的国家采取的目光远大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可以对解决柬埔寨问题作出显著贡献的许多国家继续袖手旁观。我们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为加快解决柬埔寨冲突的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最大努力，以便保证这一机会不会丧失；这是关于政治现实的常识以及我们的责任感所要求的。

我们继续认为，现在我们听到许多对联合国在解决区域冲突方面所起作用的有充分根据的积极估价，因此，这正是联合国抓住每一个机会，对解决柬埔寨问题作出更多贡献的时候。在这方面，第一个先决条件是我们审议是否承认反对派傀儡联合政府在这一世界组织中的全权证书问题。

我们深信，我们通常处理柬埔寨问题的方法跟不上东南亚地区最近发生的事态变化。这方面我愿再次重申，越南军队已经全部撤出柬埔寨。他们的存在过去常被用于达到宣传目的：有人声称，他们是柬埔寨政权能够存在的主要原因。然而，军事对抗还在继续。如何防止柬埔寨内战升级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我们认为，让柬埔寨在联合国中的席位暂时空缺，同时就已提出的建议和措施采取行动，可能导致实现某种政治妥协，在那一国家以至整个地区建立和平。

我们也必须认真考虑大会在柬埔寨问题上通过决议的历史，以及这方面目前的形势。迄今为止通过的决议未能促进争端的解决。相反，由于这些决议的片面性，它们所起的作用只是鼓励东南亚国家之间和柬埔寨对立团体之间的对抗。这里，我们必须再次放弃这旧模式，旧公式，努力表现出新姿态，如果它不能成为解决的基础，至少也会对解决柬埔寨问题作出一大贡献。

福蒂埃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今年辩论有关柬埔寨局势的时候正值世界许多地区的事态出乎意料地朝着民族和解和国家间在安全与和平的基础上建立新关系的方向发展。其中最动人的是东欧和苏联最近的发展，那里的人民找到机会，在一个容忍、相互尊重与和平对话的气氛中塑造他们个人与集体的未来。在纳米比亚，我们刚刚看到一个立宪大会选举结束，这一大会将负责为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起草宪法。在黎巴嫩，在该国基督教和穆斯林人口将近十五年武装冲突之后，人们继续努力实现民族和解。去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两次行动都在联合国观察员的密切注视下完成。

鉴于如此众多的积极发展，我国政府不安地看到，柬埔寨以及生活在柬埔寨国内和在他乡寻求避难的柬埔寨人民仍然无法享有和平和通过自由、公正选举选择本国政府的机会所能带来的好处。但是，这并不是由于国际社会关心不够。去年有无数努力，争取建立一个善意和妥协意愿的气候，以便进行谈判，实现柬埔寨局势全面政治解决。

这方面，我国政府欢迎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继续专心致力于柬埔寨人民的命运与未来。它们的集体和单独努力为那些积极发展，为维护和巩固这一直接有关各方之间和平对话的进程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在这方面，我愿向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外长阿拉塔斯先生特别表示敬意，感谢他们在今年2月举行的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和在8月的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印度尼西亚担任两主席工作所作的努力。

我国政府欢迎越南政府今年4月宣布打算从柬埔寨撤军，我们已注意到这些部队9月撤出的报道，然而，加拿大依然感到遗憾的是，一场看来是越南方面从军事上脱离柬埔寨的协同努力没有发生在全面政治解决的大框架内，全部撤军也没有联合国主持下的一个国际观察员小组的监督与核实。如果有这样一套监督系统核实越南撤军，我们现在就可以更多地赞扬越南政府的建设性努力。无论如何，我国政府认为，越南局势在过去几个月中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密切注视该局势，使行动正确地反映出变化中的现实。

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根据法国政府的倡议召开，法国作为两主席之一非常干练地主持了会议的讨论。这次会议是国际社会目前为止作出制定能够导致在主权柬埔寨国内实现持久和平的框架的最协调的努力。会上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种工作决不能浪费——特别是在一个国际监督机制职权、人道主义协助和可能的经济重建工作等方面。然而，在工作接触时，由于柬埔寨四方在只有他们才能有效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特别是在举行自由、公正选举前如何组织一个四方过渡当局等问题上，该四方仍然达不成协议，阻碍了会议的顺利结束。加拿大高兴地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荣幸地同印度一起被选为会议第一委员会两主席。

争取柬埔寨局势全面政治解决的努力不幸失败，只能造成一种使各方都选择枪炮而不是谈判为武器的环境，这正是长期受苦的柬埔寨居民继续身处的悲惨境地。我国政府认为，这使得我们必须更加紧迫地继续加倍努力，使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旁，准备寻找妥协，为柬埔寨人民带来一个和平和安全的未来，让那些在自己国土以外地方寻求避难的人民能够自愿返回家园。

我国政府将继续对这一进程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一方面，最近加拿大的高级官员会晤了所有四方代表以及一些有关国家的代表，其目的是要探讨重新使对话进程恢复活力的可能性。这些官员在结束会见以后，所有各方寻求通过谈判议定一项政治解决而不是军事解决办法的愿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各方对一项最终解决办法的确切内容仍然坚持不同的意见，但在我们看来情况十分清楚，解决办法的所有必要成份现在都已摆在桌面上，并且如果我们要结束屠杀的话，就必须全面地探讨解决所有的这些必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使柬埔寨获得一个和平和安全的未来，我国政府认为我们需要满足一系列必要的条件。其中首先必须能够使所有的柬埔寨人民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进程行使其选择他们认为最能代表自己的政府的权利，这些选举应当在只有联合国才能提供的切实可行的有效国际监督的情况下进行。为了使这样的选举能够举行，所有交战各方必须放下武器并在将能确保不可能轻易再次诉诸武力的国际监督和核查下实施裁军措施。同时这些向成千上万生活在国外的柬埔寨人提供返回他们自己家园并参与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包括参与选举的机会。

如果在其经验和国际地位都有资格担负这项任务的联合国的主持下实现这些必要条件，那么这些步骤就将导致民种和解并使饱经创伤的国家的重建得以实现。然而为了确保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绝对有必要采取行之有效的保证措施以便确保永远永远不再恢复波尔布特政权及其领导人和绝无仅有的野蛮恶劣的行径。对任何旁观者来说，很难开始设想柬埔寨多数人民的人权遭到恣意践踏、受到残酷迫害以及致命性毁灭的命运而这些就是波尔布特政权的特征。讲外语或者佩带眼镜就能够被看作是应受死刑惩罚的罪过，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让柬埔寨人民面临这样一些犯下如此十恶不赦罪行的人们重新上台的前景。柬埔寨人民安全可靠的未来只能在《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加以规划。柬埔寨人民在这一方面所应获得的权利不应当比任何国家的人民更少。

当我们继续—当我们必须提及—依靠集体的努力寻求全面和持久政治解决柬埔寨局势的时候，我们必须与此同时向柬埔寨人民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其中包括他们在本国领土之外寻求庇护的援助。这一方面，我想对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所进行的努力以及联合国边境救济组织正在继续开展的工作表示敬意。曾受到其邻国事件如此巨大影响的泰王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年中向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提供了援助和住所，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就加拿大而言，加拿大政府继续接受柬埔寨难民并向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中的非共产党成份提供援助，与此同时还向在柬埔寨境内开展人道主义项目的某些多边组织提供了援助。

我国政府仍然深切地希望柬埔寨各方达成协议的一天将很快到来，这将会使所有柬埔寨人民在国际社会各国的帮助下，开始为他们自己建设一个新的未来，这种状况持久并极其悲惨局势的全面解决方法的受益者不可能不是国际社会各国。

汤普森先生（斐济）（以英语发言）：在我们集中讨论柬埔寨局势十年之久以后，这一阴暗的局势已经开始出现某些光明。一系列重大事件已经出现，因此秘书长能够在他最近的报告中说：

“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对话和谈判进程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势头”。（A/44/670，第27段）。

秘书长所提供的背景材料、东南亚国家联盟为解决这一问题正在进行的努力以及最近召开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都表明了积极寻求通过谈判议定一项解决办法的进程已经达到了新的水平。

然而，除了这场冲突所造成的巨大生命损失以外，我们再次以悲痛的心情注意到被迫在泰柬边境充当难民的30万被迫流离失所者所遭受的苦难。正如所有冲突情形一样，遭受不必要痛苦的牺牲者都是无辜的非战斗人员，其中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在柬埔寨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为进行人道主义救济援助协调工作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其他区域性和国际组织向柬埔寨边境难民提供的救济援助为减轻这些人民的艰难困苦起了很大作用。这些难民所造成的大部分负担和混乱状况都直接对泰国造成了影响，泰国对这些牺牲者所表示的人道主义的关注和帮助他们提供一个值得欢迎的避难所。但所有这些努力只是提供了暂临性的救济。真正的答案只能来源于柬埔寨问题的一项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

尽管大会能够进行敦促和推动工作，但最终结果必须由柬埔寨人民本身和直接有关各方来决定。东盟各成员国所进行的不懈努力以及它们不断地寻求解决办法，其中包括召开雅加达非正式会议，有助于国际社会始终注意柬埔寨问题。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会谈已经帮助弥合了各派之间的鸿沟。东盟各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际上强有力的支持，这不仅是由于它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且还因为这场冲突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影响。

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和平会议——今年8月在东道国法国举行了这次会议，并且法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把柬埔寨四方力量以及一支有直接关系和拥有密切利益的19个国家聚在一起，以寻求结束这场对这个国家造成长期破坏的冲突。

虽然会议结束时没有达成协议，但存在着这样一个普遍的一致意见：取得了一些进展，应该朝着早日召开会议继续进行进一步磋商。一项积极成果是，秘书长将一个考察团派往柬埔寨估测局势，并就一旦联合国进行参与的道路畅通以后，怎样最好地执行和平进程提出意见。

越南声称已经从柬埔寨撤出了它的所有军队。虽然这一点还没有得到适当核查，使许多人仍然怀疑彻底的撤军还没有发生，越南继续有责任帮助确保在金边有一个可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过渡政府。越南在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以后，也必须负责用一个更加可以接受的政权取代傀儡政权，否则和平将不会回到柬埔寨，因为各种争斗力量将继续分裂国家。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是唯一的具有领导柬埔寨

寨走向未来的能力和知识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和解与重新建设的进程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最近的报道说，为了填补越南撤军所造成的真空，争夺得到加剧，这些报道使我们感到震惊。它强调了立即成立一个能够提供开始和平进程所十分需要的、可靠的监督与核查的国际监督机制的重要性。

联合国正在纳米比亚开展一项其规模和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行动。不久宣布的选举结果，表明了联合国在自决进程关键的第一阶段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多么成功。

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和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都包括核查所有外国军队的撤出、为人民提供安全、监督选举和难民的返回的力量，它们也包括一个与冲突各方进行接触的协调机构。联合国已经在纳米比亚表明，它有着监督一个国家的和平过渡的可行的一个蓝图，毫无疑问这一蓝图可以得到改变，使之适应柬埔寨的局势。

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A/44/L.23)考虑到所有有关的因素，并包括一个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所需要的所有内容。我们和其他共同提案国一样认为，这些建议是可行的，有关各方和联合国完全有能力执行这些建议。我们认为，如果这一决议草案得到所有各方的合作、支持、善意和政治承诺，它完全有理由取得成功。

巴格贝尼·阿代托·恩藏格亚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鉴于柬埔寨最近的事态发展，我们今年是在与去年占上风的气氛明确不同的气氛中讨论柬埔寨的局势问题。1989年将在历史上成为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对话与谈判进程中的不可逆转的转折点，这一进程开始于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自从今年年初以来举行的、柬埔寨各政治派系之间的许多次会议都证实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愿意并致力于在他周围集合起柬埔寨的所有至关重要的力量，以便实现民族和解。换言之，只有全面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才能够通过分阶段

的和解进程保障柬埔寨的国家统一。

我们认为，第一阶段应该由制订过渡时期的可行的行政安排组成，这一过渡时期应该导致在国际监督下进行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第二阶段将包括研究实现停火的各种办法，在那时各政治派系的武装力量已经消失。这一进程的最后阶段将导致全面的政治解决，在这一阶段将确定旨在监督实现柬埔寨民族和解所必须的所有组成因素的有效国际机构的任务和职责。

二十年的战争已经过去了，在这二十年里，柬埔寨人民忍受了外国军队造成的、各式各样的无法形容的痛苦、迫迁、占领和恐吓。

根据某些发言，目前似乎是那些外国军队已经于今年9月21日至26日期间撤出了柬埔寨。我国代表团认为，甚至是根据经验推断这种撤军也应该由一个国际核查机构根据1988年11月3日的第43/19号决议的规定进行监督。当然这一机构的建立应该得到所有有关各方的同意，在此方面，我想忆及上述有关决议，在该决议中大会

“重申深信在有效的国际监督和控制之下从柬埔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建立临时行政当局、促进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全体柬埔寨人的民族和解、不得恢复不久以前实行的遭到普遍谴责的政策和做法、恢复和维护柬埔寨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中立和不结盟地位……”（第43/19号决议，第2段）

我所引用的为数不多的词语，被认为除其他事项外，是构成了一个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的主要因素的基础。

但是，拿从柬埔寨撤军来说，显然第43/19号决议的第2段的精神和文字都没有得到遵守，这解释了最近几个星期中柬埔寨剧烈的敌对行动爆发的原因，并表明在柬埔寨发生的战斗有可能升级。

当一些国家已经为实现通过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作出巨大努力的时候，我们现在能够考虑有可能在柬埔寨采取一个将再次使柬埔寨人民陷入流血和残暴屠杀中的军事解决办法吗？以大会为代表的整个国际社会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倒退的步骤，这一步骤将违背柬埔寨人民的利益，不符合目前国际关系走向缓和的潮流。

在这个方面，我国代表团要向法国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为在今年7月30日到8月30日在巴黎举行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会议取得的成功表示感谢。这次会议有所有直接有关的各方和感兴趣的其他国家出席，其中包括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

这次会议讨论了柬埔寨问题的各个方面，为制订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当然在某些复杂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但这不应该防止其它会议的召开，以便推动已经开始了的谈判过程。

在这个方面，我国代表团已请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联合国副秘书长拉菲丁·艾哈迈德先生继续进行斡旋，以便寻求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他在与冲突有关的各国的首都所进行的磋商将最终使他的谈判伙伴相信他所捍卫的事业的正义性：即根据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1989年2月9日所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实现柬埔寨的和平和民族和解。这五点是：第一在有效的国际管制下撤出所有的外国军队；第二，在外国军队撤离柬埔寨期间和之后，冲突各方实现停火；第三，在一个临时四方军队的框架内，柬埔寨四方将各自的军队裁减到每方10,000人；第四，分阶段减少对柬埔寨四方力量的军事援助；以及第五，在柬埔寨举行自由选举。很明显，这些自由选举只有在解散金边的伪政权之后在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由临时四方政府组织进行。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强调，向柬埔寨派遣联合国和平维持部队以核实外国部队是否已象宣布的那样，令柬埔寨人民满意地撤出了，并确保一个柬埔寨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办法中所提出的结构已经在和平、和谐的条件下，并本着真正民族和解和

团结的精神建立起来了。

古铁雷斯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十年来，大会一直在捍卫遭到越南共和国侵略的柬埔寨人民的权利。我们有些人曾希望今年的形势会完全不同：越南的撤军宣布，加上今年7月至8月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召开似乎表明一个持久的和平解决办法垂手可得。曾设想这个项目会从议程上消失，或者可以成为关于维持和平行动项目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都看到了关于越南士兵离开柬埔寨的照片和新闻报道。但是嘴上说说是不够的，事情必须加以核实。这就是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草案 A/44/L.28 的提案国，包括扎伊尔提出这一决议草案的目的。迄今为止，不管是越南政府还是金边政府都还没有允许联合国去核实部队是否确实撤出并且是全部撤出，以便可以认为越南已经履行了大会给予他的义务。

这个项目下所通过的各个决议不仅强调所有外国部队必须撤出柬埔寨，而且还强调撤军必须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管制之下。第二个条件并不是对柬埔寨问题的一个特殊要求，而是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在所有和平过程中的一个标准要求。在两伊冲突，纳米比亚，巴勒斯坦的冲突，克什米亚，塞浦路斯以及最近的中美洲都有这样一个要求。中美洲要求联合国观察员监督由我们自己的总统同意的和平计划的实施。因此我们觉得在柬埔寨的问题上，有极其充分的理由支持同样的要求，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在解决冲突过程中，国际核查是巩固和平过程的有效手段。

另外一个考虑是关于柬埔寨的巴黎会议已经失败。本来可以用一个更为委婉的说法来描述所发生的事情，但会议未能实现它的目标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会议没能达成全面解决办法，使柬埔寨各方能够共同地决定他们的未来。结果，我们看到今天冲突在继续。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里指出的那样：

“根据各种报道，在过去数周，柬埔寨境内的敌对行动增加了，令人担心，随着旱季到来，战斗可能进一步升级。”（A/44/670，第30段）

秘书长证实了整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他说：

“我坚信不可能有军事上的解决办法，应该竭尽全力避免柬埔寨人民在流血和受难。”（同上）

无疑冲突远远没有结束，而是在继续，这会给柬埔寨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破坏。人们只需要想一想，秘书长在他的报告里谈到的难民的数字就行了：二十九万一千柬埔寨人在沿边界疏散点得到联合国边境救济行动的照顾；一万八千名难民在考伊登收容中心得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照顾。此外，据估计还有四万平民住在国际社会无法进入的那些地区。还有大约三十四万九千人束手无策，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鉴于这种形势，国际社会别无它法，只能继续斗争，继续警惕地注视着这场冲突。去年的乐观必须变成寻求解决办法而作出不断的努力。我们这个组织、联合国的作用就在于实现国际和平，不管过去有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它必须就这种问题采取行动。它必须集中精力，不断努力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哥斯达黎加代表团特别要强调这项原则——我们希望它现已得到普遍接受——即解决任何国际冲突的稳定和持久办法只能在谈判桌上找到，各方可以在谈判桌上通过妥协调和各自的利益，它并不意味着任何具体观点的胜利，而是在各方之间形成都能够接受的无害于其尊严以及不放弃其任何原则或基本信仰的谅解。胜利勇士的偶像与神话在人类历史中已流传了很多世纪，以至于今天似乎人们仍然广泛接受这种办法，即当有可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就需要进行武装斗争，而当全面胜利无法实现的时候，就终于接受谈判的办法。

我们可以在近代史中找到几个以这种办法解决国际问题的例子。阿富汗的局势就是其中一例。全世界欢迎各方之间达成的协定，这一协定导致苏联撤军。然而，人们却强调了这一事实：协定虽然已经达成，然而却没有充分注意到阿富汗各

派之间必须就建立一个各方接受的民族政府达成协议，该政府将竭尽全力解决由于一场使阿富汗各阶层人士遭受痛苦的战争而遭到破坏的国家中的社会问题。上述情况的结果是，阿富汗今天已没有任何苏联的军队，但是局势仍未改善。战争、痛苦和苦难仍在继续。

中美洲尽管存在着各种区域、历史和环境的差别，但在最近几天内似乎产生了相同情况。当曾经推动中美洲和平计划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来这里参加一般性辩论时，一开始讲话就说，“我是来表示感谢的”，因为和平的努力似乎已在生效。现已决定进一步采取一系列行动，以最后完善似乎将要变成现实的实现和平的计划。然而，那些正顽固地抱着不仅实现其部分目标而且要通过暴力实现其全部目标的徒劳无益的希望之集团却不接受这种现状。坚持斗争直至敌人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具有多种实现胜利的诱惑。结果在最近几天，中美洲的气氛再次遭到破坏，受害者的数目每日都在增加，对立即实现实际和平的理想已经破灭，而人们无法预见未来的情况。

柬埔寨正在发生与此类似的情况。去年，人们本来看到立即找到能够满足联合国决议所规定的所有条件的希望。今天，我们知道情况已经改变。大批部队正在柬埔寨到处流动。人们正在谈论是否某个集团将要在军事上胜过其它集团。死于战斗以及成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的人数每日都在增加。正如阿富汗和中美洲的问题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立场绝不可能是感到满足，因为武装活动可能会有利于某种倾向，而不利于我们可能同情的另外一种倾向——情况绝不会如此。我们的论点必须是捍卫激励联合国的各项原则，这些原则是秘书长信内的主要内容，他说决不能用军事方法解决柬埔寨问题，最重要的未决问题是民族和解。他指出必须

“确保不恢复到1975至1978年期间实行的受到普遍谴责的政策和做法”。（A/44/670，第31段）

他继续指出，最直接有关的各方必须“鼓起勇气面对和平的挑战，并认识到和平一定比继续进行毫无结果和自相残杀的战争更有益。”（同上，第32段）

我们认为，我们只有采取决议草案所规定的所有措施，才能迈出实现国际社会各种愿望的必要步骤。因此，我希望该决议草案不仅将获得通过，而且赞成票将大大多于去年同样决议草案所获得的票数。

阿卜杜先生（苏丹）（以英语发言）：我们一直关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各种努力，并一直对看不到问题的解决而感到担忧——尽管整个世界最近洋溢着积极与和解的政治气氛。

苏丹一直把柬埔寨问题看作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明显例子。外国干涉和占领是问题的根源。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布它今年九月已从柬埔寨撤军。我们赞赏地注意到这一积极事态发展，但这一撤军行动仍未得到核实，而我们对有关相反情况的报告则感到严重关切。我们与各方取得普遍的一致看法，即越南应当在有效的国际控制机制监督下撤军，而这一机制应由联合国主持并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协助下建立。

全部和无条件地撤走外国军队是能够想到的任何解决该问题的办法的绝对先决条件。只有到那时，柬埔寨人民才能够恢复其独立与国家主权，并争取实现能够使该国实现持久和平的真正民族和解。

我们欣赏和赞扬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及其伟大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寻求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真正意愿。而表现出同样的建设性态度和诚意则是其它各方的责任。因此，我们认为柬埔寨的自决进程应当是一个公正和民主的进程，让每个柬埔寨公民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决定作为独立、主权和不结盟国家的柬埔寨的未来。

我们不同意一些国家目前所提出的看法，即对于应让谁参加柬埔寨自决民主进程和应把谁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应有一些先决条件。

我们认为这完全是内部事务，完全是柬埔寨人民的特权。在这方面我们的作用和责任是帮助作出努力，以实现柬埔寨民族和解和柬埔寨人民的团结，而不是推动派性，造成民族分裂，那样只会带来更多的战争，更多的破坏，给柬埔寨人民带来更多的苦难。

我们赞成这样的立场，即决不允许再回到举世谴责的不久的过去所奉行的政策和做法。但是我们反对任何阻碍柬埔寨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参与和平与自决进行的企图。我们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协助制定一项能够解决柬埔寨现实中这两个重要方面的方案。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三方联合伙伴已经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这些建议和保证值得进行研究。

在这方面，苏丹赞扬秘书长以及东南亚联盟的成员国为达成一项全面政治解决而作出的种种努力。

但是我们仍然感到严重关切的是柬埔寨人民仍然在继续遭受着巨大的痛苦，我们赞扬联合国各机构、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和所有其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它们正在不断扩大向这场冲突的受害者提供救济援助。在这方面，应当特别赞扬泰国政府和人民所作出的贡献。我们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到人道主义援助计划目前缺乏约五百万美元。我们同秘书长一道呼吁赞助国能够增加它们的捐款。

大会面前的这一决议草案得到我们作为共同提案国的支持，我们将投赞成票。我们寄予很高的希望，希望本决议草案的主旨代表了以和平方式解决柬埔寨危机的最为合适的框架。

卡恩先生（毛里塔尼亚）（以法语发言）：自从10多年前大会开始讨论柬埔寨局势以来，大会在寻求解决这一危机的方式与努力方面采取了一贯不变的立场：要

求所有外国军队无条件地撤出柬埔寨。多年来国际社会在其决定和决议中不断重复这一根本要求，得到越来越广大的多数的支持。自1981年起，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提供了一个框架，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在这一框架内予以审议，自那时起由该会议所建立的特设委员会一直坚持不懈地耐心地作出努力，以实现使倍受苦难的柬埔寨恢复和平和民族和解，从而在整个次区域实现和平、稳定与合作等项目目标。我国代表团想在这里向特设委员会和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实现公正持久地解决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各项努力。

去年第43/19号决议以绝大多数得到通过，当时国际生活的特点是区域冲突得到缓和，人们越来越多地采取对话与磋商，当时人们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柬埔寨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随后在雅加达和巴黎所召开的会议似乎也是好的兆头，有希望使冲突早日结束。但不幸的是，尽管1989年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召开会议，采取行动，人们不得不看到大会所一直呼吁的解决办法并没有得到实现。

正如大会一再强调的那样，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所有外国军队无条件地全部撤出柬埔寨，同时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由一个国际监督机构进行有效监督下，并且通过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来实现民族和解，该政府应该由所有各方派代表参加，并由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担任主席。

今年夏天在巴黎举行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使我们更加接近于这些目标。但是由于意见分歧，没有能够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因此，这就需要国际社会继续作出努力，以尽快实现一个能够维护柬埔寨的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公正解决办法，以期一劳永逸地使柬埔寨人民摆脱苦难。

正如过去所表明的那样，毛里塔尼亚支持柬埔寨人民为全部实现其独立、主权和繁荣发展等合法愿望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奥斯曼先生（索马里）（以英语发言）：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索马里欢迎世界各地的各个国家之间目前所存在的普遍缓和，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重归于好。

还使我们感到深受鼓舞的是,联合国在帮助解决各种地区冲突、包括解决非洲的冲突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尽管出现了这些积极的发展事态,柬埔寨的冲突和紧张局势仍然继续存在。我们认为必须继续施加国际压力,以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十多年来一直为找到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而斗争,以使遭到侵略占领和战争破坏的这个国家恢复和平、秩序和独立。东盟成员国,特别是泰国,最先受到大量涌出来的难民的冲击,边界遭到进犯并丧失了无数人的生命。尽管有这些严重的事态发展,东盟国家还是耐心地在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上和最近的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上进行建设性的外交活动,以在柬埔寨问题上达成全面政治解决。

索马里远离冲突的发源地。我们可能对这一情况的细枝末节不是很清楚,但是碰到这一性质的争端,我们就要从三方面来思考,并以此为指导:第一,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原则是什么?第二,我们是否可以产生出象联合国这样公正而受尊敬的第三方来解决争端?第三,邻国——在这一问题上即东盟国家——是怎么看的?因为东盟各国的观点非常接近并对恢复区域和平与稳定有着自然的利害关系。

我们似乎觉得这儿的基本问题是自决问题。长期以来柬埔寨问题一直被看作是枝节问题,因此其领土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苦难,这段时期太长了。外国军队侵犯柬埔寨并设立了傀儡政权。很清楚,对人权的公然违反在过去就发生了;不能否认或反驳这一点。但是,尽管有这些很复杂的情况,仍然需要解决作为《联合国宪章》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即自决的基本问题。自决、尊重国际法以及在解决争端中不使用武力是索马里坚决支持的与这一问题有关的三项基本原则。在柬埔寨问题上,必须要给人民通过在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公正的选举表达意见的机会。另一个争议的问题是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的问题。索马里作为远离柬埔寨的国家,无法知道撤军是否是真正的或全面的,这对许多其它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注意到越南过去宣布过撤军,但东盟成员国和柬埔寨民族抵抗阵线对这种宣布的撤军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并不十分满意。我们理解并同意这样的撤军应该纳入

全面政治解决的一部分。 我们不明白，如果撤军是那么有权威、那么全面，为什么不应该欢迎联合国去核实其权威性，从而永远结束在这一问题上的喋喋不休。

我们还理解到，另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定居者人口的问题，据报道，如果允许他们参加，他们的人数足以影响选举的结果。 我们再次指出，这一复杂问题应最好应该通过联合国国际管理机构区分出真假柬埔寨人后得到解决。

最后，我们知道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权利分享问题。 我们非常希望，四方将能够以和平方式就分享权利的方式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支持西哈努克亲王作为联合政府的领袖。 应该承认，继续冲突只能伤害柬埔寨人民。 如其它相似国家表明的那样，民族团结政府能够给遭到分裂破坏的国家带来和平与繁荣。 我们促请有关各方继续努力实现全面的政治解决。

正是因为索马里牢记这一目标才提出并赞成东盟关于柬埔寨形势的决议草案。 我们赞赏东盟成员国的和解态度，它们为了使一些友好国家能够支持决议草案，对草案文本的几处作了修改。 我们认为，东盟的决议草案包含了以《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为根据的所有全面政治解决的必要因素。 我们还认为，我们对这一决议草案的支持将有助于对恢复草案文本中强调的目标，即谈判进程提供必要的动力。 为此，索马里敦请大会表决以压倒优势支持现在在大会面前的关于柬埔寨形势的决议草案。

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自从10多年前外国军队违反《宪章》原则和国家间行为既定准则侵入柬埔寨以来，柬埔寨爱国民众为重获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柬埔寨的局势再次证实了历史的经验，即外国的军事干涉决不能使一个决心维护其自由的民族屈服。 国际社会也不能默许侵犯国家间行为的公认原则，不管这种干涉借用什么样的口实。 大会以占压倒多数国家的赞成票通过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已经充分表明，武装干涉不会不受到非难。

1989年，柬埔寨的对话和谈判进程取得了巨大进展，在今年8月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上达到高潮。这次会议促使柬埔寨四方坐在了谈判桌前。法国政府为召开巴黎国际会议促进国际和平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但如果没有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奠定的基础，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对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国际社会应当感谢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政府。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在整个一年的磋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代表在促进民族和解的努力中尤其活跃。今年8月在巴黎会议期间迅速派出调查团，显示了联合国热切希望通过提供国际监督推动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

秘书长在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结束时给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的信中表示：

“虽然和平的彼岸时隐时现，但航船尚未抵达彼岸”。

巴黎会议没有达成全面政治解决使所有人感到遗憾和失望。然而，会议并没有失败，在一些实质性问题取得了进展。和平的道路充满了艰难险阻，但值得为此作出努力。人们一致同意作为全面解决的一部分，执行一项协调的柬埔寨复兴和重建行动计划。会议承认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指导和协调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遣返方面的关键作用。对国际管制机构、停火安排和国际保障措施，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事实会证明，这些讨论有助于促成全面政治解决。

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重要的是，今年以来，特别是过去几个月以来出现的势头绝不能丧失。我们衷心希望可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召开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并早日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协议。考虑到秘书长报告中所讲的下面一段话，这一点尤其重要：

“在过去数周，柬埔寨境内的敌对行动增加了；人们担心，随着旱季到来，战斗可能进一步升级”。（A/44/670，第30段）

必须尽一切努力使柬埔寨人民免于进一步的流血和苦难。早日恢复谈判进程是实现柬埔寨局势政治解决的唯一积极途径。

在巴黎会议休会之后，越南声称到9月26日已经从柬埔寨撤出了全部军队。为取信于人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占领军的撤离应在全面政治解决的范围内，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加以核查。没有其它办法可以使国际社会相信越南军队确实撤出了柬埔寨。

外国军队扶植的政权仍然在金边掌权，拒绝了西哈努克亲王以抵抗力量名义为建立临时四方政府以在国际监督进行选举之前治理国家而提出的一切合理建议。金边非法政权的意图显然是使其存在合法化，并否认柬埔寨人民的自决权。只有柬埔寨人民才能通过国际监督下的自由和公正选举，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从而自行选择其政府。在选举前的过渡期，可通过组成临时四方政府来推动柬埔寨的政治解决进程。西哈努克亲王对实现柬埔寨的民族和解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可以团结柬埔寨各方力量，领导遭受战争涂炭的柬埔寨的人民走向独立、和平、中立和繁荣未来的唯一领导人。

联合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促进按照有关原则来实现解决。它已经对这一政治进程作出了积极贡献。除了它的政治作用外，联合国还作出了巨大努力，减轻柬埔寨人民的痛苦，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仍然滞留在难民营中，成年累月地承受着种种艰难困苦。我国接纳了300万阿富汗难民，我国政府充分意识到泰国政府慷慨地为这些逃离战乱的难民提供庇护所的意义。我们还要赞扬联合国边境救济行动为照顾难民营中的难民而作出的巨大努力。我们很关切地从秘书长的报告（A/44/670，第15段）中得知，有关方案第一次面临500万美元的短缺。国际社会应当对救济柬埔寨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需要作出慷慨的反应。虽然由于我国境内的阿富汗难民，巴基斯坦承受着沉重的财政和经济负担，但巴基斯坦为它能够参与柬埔寨人道主义援助方案而感到自豪。

除非按照有关原则实现柬埔寨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否则，东南亚便没有和平与稳定可言。这一解决的基础应当是在联合国监督下全面撤出外国军队，同时，

通过国际监督的自由、公正和民主选举，使柬埔寨人民得以行使自决权。我们借此机会重申我们支持柬埔寨人民和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为在外国占领下解放他们的国家而进行的合法斗争。

我国政府尤其赞赏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实现柬埔寨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他正在努力恢复受战争蹂躏的国土的和平，我们对他的努力充满了信心。我们相信，在他的领导下，柬埔寨人民的斗争将导致出现一个主权、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

甘西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大会今年再次就柬埔寨局势进行辩论，但令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在辩论时却缺少柬埔寨人民的真正代表，他们在邻国兄弟人民的帮助下使柬埔寨摆脱了刽子手的政权。根据法新社1989年11月6日的报告，这一政权犯下了

“在当代历史上第一次自我种族灭绝，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之后造成了200到300万人民的死亡。”

这些真正代表只能在目前在金边的柬埔寨国家政府中找到。联合国柬埔寨的席位仍然由这一种族灭绝政权的代表所占据，这看来不会为在本组织范围内解决柬埔寨问题带来任何前景，尽管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一问题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意愿并进行了持续努力。

以所谓联合政府的幌子占据位置妨碍了国际社会的这些努力，因为它有悖于深受创伤的柬埔寨人民的一致意愿，有悖于柬埔寨的现实。在此方面，两个著名的世界人道主义组织，牛津基金救济委员会和国际志愿服务机构理事会的主任说得很对，他们对国际社会给予所谓民主柬埔寨政府的合法性感到“十分震惊”，根据法新社的消息，他们

“呼吁联合国表现出中立性，在联合国大会就此国家进行辩论期间使柬埔寨

寨席位空缺。”

这一呼吁是在1989年11月6日发出的，很明显其意愿是要在柬埔寨问题方面恢复公正，并促进其解决。

此外，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一栏中还发出了类似的呼吁。 这一呼吁是：

（以英语发言）

“重新恢复波尔布特在联合国的席位破坏了有效利用这一世界机构来缓解柬埔寨冲突的任何努力。”（华盛顿邮报，1989年11月13日，第A12页）

（继续以法语发言）

众所周知，柬埔寨悲剧是从民主柬埔寨政权建立开始的，在这一政权统治下，柬埔寨人民经历了其民族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 整个柬埔寨人民处于枪口之下，被迫离开城镇，这些城镇已完全没有居民成为空城。 在那几乎持续了四年的时期内，300多万人死亡，或象动物那样被打死，杀死或被大棒打死。 曾有一段时间整个整个的家庭挨饿或是没有任何医疗救护。 我简单回顾这一局势是要强调那个只能被称为种族灭绝的政权的非人道性质，并强调有必要防止其以任何形式重掌权力，如果我们真正想使柬埔寨人民不再重复这一悲剧的话。

我们相信，整个国际社会完全注意到这一危险。 因此，秘书长在其报告（A/44/670）中特别倡议，

“采取措施以确保不再回到遭到普遍谴责的1975到1978年时期的政策和事件。”（A/44/670，第31段）

我们发现，这一说法十分明确清楚。 它明确所指的是波尔布特在民主柬埔寨政府掌权的时期，不容再有任何含糊的态度，谁也不能象某些代表团去年所做的那样利用这一点来为一种没有任何理由的事业来辩解。

此外，美国和苏联1989年9月23日的声明中也表明他们在怀俄明州的会

晤之后完全同我们一样对此表示关注。还应该值得回忆的是，在两个相互对抗的柬埔寨力量以及本地区所有有关国家代表参加的于去年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上，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国际方面达成了协商一致——即越南军队的撤出应该与防止波尔布特种族灭绝政权重掌权力以及停止所有外来干预和向柬埔寨各方提供武器相联系。

自从世界看到最后一部分越南军队在9月26日从柬埔寨撤出以来，有点奇怪的是，某些国家仍企图否认这一事实，并正在用各种方法寻求促进波尔布特集团通过所谓的权力分享体制重返政权。关于有些方面力图对实现撤军提出疑问一事，应该注意一下11月7日法新社从曼谷发出的消息中查尔斯—安东尼亚德尼尔西亚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部分内容如下：

“然而，游击运动目前并未提供任何河内士兵在柬埔寨存在的结论性的证据，在曼谷的西方外交界认为，越南的确撤出了其军队。”

此外，全世界的新闻界目睹了这次将为解决这一冲突作出重要贡献的撤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些国家——事实上，正是那些以直接受到威胁为借口，多年来一直要求越南军队无条件撤出的国家——现在寻找其他理由来拒绝撤军的现实。他们说，撤军并未受到联合国主持下的一个国际监督机构的核查。这样他们就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目前在那国家正进行的战斗的加强。指责越南和柬埔寨国家部长会议主席的洪森先生未能建立一个国际监督体制的确是不公平的。我国代表团认为，事实是种族灭绝的波尔布特集团仍在排斥柬埔寨国家政府的情况下占据着联合国的席位，这一事实妨碍了我们这一普遍性的组织在为解决这一国家的冲突方面所起适当作用。

在谈到那些赞成波尔布特集团重返政权的国家时，著名作家伊丽沙白·贝克夫人在11月5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写道：

(以英语发言)

“我谈到这些国家是因为它们在要求越南军队离开柬埔寨方面站在前列，可现在它们却丝毫不想保护柬埔寨人民免受填补了越南离开后造成的真空的红色高棉部队之苦。的确，他们要求在一个新的政府中使红色高棉起一种作用，并怀疑波尔布特政权是否是种族灭绝的。”

(继续以法语发言)

此文章的标题是(以英语发言)

“波尔布特是真正的杀人犯，西方应该起诉红色高棉的种族灭绝行径。”

(继续以法语发言)

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和他的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特别代表拉夫丁·阿赫麦德先生为实现全面、公正和最终解决柬埔寨问题不断作出不懈的努力，这是众所周知和得到高度赞赏的。今天，我代表我国政府向他们表示当之无愧的谢意。我国代表团也欢迎印度尼西亚政府和法国政府在分别组织我刚才谈到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及四个月之前召开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国际会议时作出的值得高度赞扬的努力。尽管这些非正式会议和巴黎会议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即柬埔寨问题的全面解决，但会议成功地提出了大量积极的内容，为未来的谈判奠定了基础。为此原因，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依然对印度尼西亚政府为协调各种观点以便能够召开另一次有限的非正式会议以及能够重新召开巴黎会议所作的努力抱有希望——事实上，巴黎会议的与会者在休会之前都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开会。

我们所审议的载于文件A/44/L.23中的决议草案没有考虑到有关各方的重大利益。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决议草案是不平衡的，因为这一决议草案是在对曾经经历了波尔布特政权的恐怖的柬埔寨政府和柬埔寨人民抱有偏见的情况下起草的。如果获得通过，这一决议草案将是一纸空文，正如过去通过的类似决议一样，

其原因很简单，即这一决议草案同柬埔寨的真实状况不符。柬埔寨国政府作为主要的有关一方，会第一个对此加以反对。国际社会应当牢记这一点。没有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即使是其依靠国际压力，假装表示极大的关切，而实际上是加以夸大——能够将自己的新观点强加在这700多万勇敢的人民头上，特别是如果这些观点同他们的直接的重大利益相违背的话。

不仅如此，这一决议草案在执行部分第2段采取了令人奇怪和不适当的做法，即指定一个著名的人士，不论其级别多么高，来领导一个国家的“管理当局”，哪怕是在临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指定他为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先例的行动，必须避免这种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严重地干涉了这个国家的内政。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反对这一决议草案。

我们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与此同时，战斗却在柬埔寨继续，不断升级，造成破坏和死亡。世界的新闻媒介几周前还在谈论越南军队的全部撤出，现在却在报道武装的反对派从一个邻国边境向柬埔寨国的政府发动的猛烈的进攻。有进攻就有反攻。柬埔寨人正在相互残杀。而与此同时，东南亚军火贩子却在大量获利，手里赚满了票子，对自己大加祝贺。

如果国际社会确实是要帮助停止这一屠杀，那就必须以现实的态度和平等，而不是以激情来解决这一问题。

陈女士（新加坡）（以英语发言）：这是我们第十一年在联合国就“柬埔寨局势”的项目进行辩论。联合国在过去十年中就柬埔寨问题发挥的建设性作用雄辩地反驳了那些持悲观态度的人认为联合国无关紧要的说法。

十一年前，在越南入侵之后不久于1979年1月召开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河内公然否认其军队入侵了柬埔寨。当这一立场变得站不住脚时，河内以蔑视的态度表示其对柬埔寨的占领是不可逆转的。在1986年，

越南承认准备考虑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在1988至1989年期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包括雅加达非正式会议进程和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我们现在已制定出全面政治解决的主要内容。

我们未达成这样一个解决，但我们现在即将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因素使我们走到了这一点：第一，正如在世界每一个地区所一再得到证明的，军事占领无法压制被剥夺自决权的人民的独立精神；第二，国际社会通过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决议，发出了有力、前后一致和明确的信号，即不准备接受军事干预和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践踏。

在过去十年中，国际社会支持柬埔寨人民自决的原则立场迫使越南再三重新考虑其立场。这对柬埔寨人民为争取独立与自由进行的民族抵抗来说是一个鼓励。因此，东盟再次寻求大会支持它提出的有关柬埔寨局势的决议。

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仍然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确定了柬埔寨问题的实质，必须根据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与综合的方式加以解决，第一，越南军队在可核查的情况下彻底从柬埔寨撤出；第二，帮助柬埔寨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利的义务。

今年4月，河内宣布其军队于9月底之前从柬埔寨撤出。这意味着承认军事力量不能解决区域性问题，尽管姗姗来迟，但仍值得欢迎。今年9月在新闻界导演了一次重要的事件。许多外国新闻记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及少数承认越南占领扶植起来的洪森政权的国家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在柬埔寨经过挑选的地区进行的经过精心指引的旅行观察了这一事件。如果我说我们对此的反应并不那么热情，希望能够得到宽容。我们过去曾见过这样的事情。

这是过去八年中越南第八次宣布撤军。象以前的撤军一样，它没有得到任何可靠机构的核查。在这种情况下持一点怀疑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有人要求几个代表团签署文件说明已经进行了撤军。这些代表团谨慎地拒绝了这样做。

柬埔寨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国家，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几篇新闻报道的基础上问心无愧地作出已经进行了真正彻底撤军的结论。自9月份以来有许多令人不安的新闻报道，一些的消息来源据说是越南的朋友，表明可能还有一些越南军队没有撤走。还有一些指控说越南士兵伪装成洪森政权的民兵或以定居者的形式留下来。但另外一些报道说越南建立了一个通过复杂的各级“顾问”网络进行间接统治的系统。这些报道数量之多与内容之详细不能让人置之不理。

从越南定居者问题的例子来看，这明显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仅是人口地理的细节。对于越南定居者的数目说法各有冲突。一些人的估计高达一百万。其他人的估计是几十万。但否定有定居者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柬埔寨工作过的热带医学专家卢乔利医生去年发表了一本题为《竹幕——波尔布特以后的柬埔寨》的书。他在1988年在巴黎出版的这本书中最新的说法是这样的：

“自1979年以来，许多1970年被驱逐的越南人回到了柬埔寨，新的居民也到达了柬埔寨。据官方宣布，越南人的数目是将近五万。私下认为，柬埔寨人认为金边的越南人与1970年以前一样多，是柬埔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这一现象是大多数过往的外国人所不能发现的，他们几乎不了解这两国人民之间种族和语言的特点，不能区分越南人和高棉人。事实上，在城市的某些部分或在市场上，越南语比高棉语更讲得多，区分操流利的高棉语的从前的越南居民和不懂柬埔寨语言的新的越南居民是很容易的。”

卢乔利医生接着引用了一个越南政治局成员黎德寿的话。他在1980年的命令中说，对柬埔寨农村地区的每五个高棉人必须有一个越南人，对城市的一个高棉人必须有一个越南人。还有许多知名记者和杰出学者的报道可以引用。为了发言简短，我就不这样做了。

我想提出的唯一问题是国际社会应怎样对这些报道作出反应。越南是否以一

种或另一种伪装留下了军队，越南定居者是否确实对柬埔寨进行殖民，这些是实际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由于没有可靠和公正的信息，我们无法以任何肯定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很明显将对柬埔寨的政治未来、对柬埔寨人民的自决权利产生深刻的影响。除其它事项外，它明显地影响到什么人享有选举的权利。不管我们个人有什么样的偏见，作为决心帮助柬埔寨人民重新获得独立的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成员，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以清醒、冷静和可信的方式得到某种程度的解答。

这就是为什么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决议草案要求越南宣布的撤军要得到联合国实际和独立的核查。由于其对柬埔寨人民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只有联合国才具有执行这一艰巨使命的地位、信誉和专门知识已经有了国际协商一致意见。联合国去年在维持和平方面的突出记录已经由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布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如果越南对这样的指控提出异议，消除国际社会头脑中疑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河内接受一个强大和有效的联合国柬埔寨国际监督机构。然而，越南认为联合国是不公正的。

另外一个关键的未决问题是，怎样帮助柬埔寨人民行使他们的自决权。这是柬埔寨问题的核心。越南人入侵柬埔寨的时候，他们在金边扶植了一个伪政权。越南宣称这个政权代表柬埔寨人民。柬埔寨民族抵抗运动对金边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异议，认为它是由外国势力扶植起来的。

谁是正确的呢？答案很简单。自决原则的基础就是只有柬埔寨人民才享有决定谁来管理他们自己国家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权利。柬埔寨人民是决定他们自己政治未来的唯一合格的群体。他们可以通过自由、公正和民主的选举来这样做。公正的选举是不能在越南的傀儡政权领导下进行的。因此，在组织选举的时候，柬埔寨各方都必须参与民族和解的临时政府。为取得信誉，这样的选举必须得到联合国的监督。西哈努克亲王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唯一柬埔寨领导人。在这样的选

举之前，他应领导这个临时政府，统一柬埔寨人民。选举举行以后，国际社会就可以在当选政府的身后联合起来，无论谁是它的领导。*

这样的立场难道是不合理的吗？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大家都无法接受由越南人扶植的政权作为柬埔寨人民的代表。这是对自决原则的一种讽刺。如果南非政府从纳米比亚撤离，让温得和克政府掌权，我们没有人会接受这一点。难道柬埔寨人不值得受到我们这样的重视吗？

同样，正如东盟决议草案所指出的，我们无法接受在不久的过去遭到普遍谴责的政策和做法重新抬头。在主张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各方的民族和解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主张恢复红色高棉的恐怖政策。我们对红色高棉的野蛮行为的憎恶是众所周知的，只有那些故意歪曲事实的人才会对此提出异议。这是新加坡和东盟对柬埔寨问题立场的一个不变的因素。我们现在、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支持红色高棉。我们在过去十一年中努力斗争，争取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决不是为了使柬埔寨人民再一次遭受波尔布特政权的恐怖。确实，我们的决议草案清楚地表明，我们认为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是使柬埔寨人民摆脱这一命运的唯一手段。

决不能允许波尔布特再对柬埔寨人民实行过去的难以忍受的恐怖。但我们也不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应是接受越南在柬埔寨的既成事实。

越南没有道义上的权利对红色高棉进行谴责。洪森也不是完全清白的。1975年波尔布特没有越南人的帮助不可能夺取政权。越南制造、保护并重用了红色高棉。红色高棉本来是一支力量薄弱的游击队伍，直到越南在残酷的军事行动中歼灭了朗诺的军队并建立了红色高棉，在1975年4月取得了胜利。三年以后在1978年4月，正当波尔布特屠杀高潮之时，范文同向波尔布特发了一份电报，热烈祝贺“兄弟的柬埔寨人民的美好成就”。

* 主席主持会议。

在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河内挑选来领导它的傀儡政权的关键领导人是前红色高棉干部，其中包括韩桑林和洪森，他们同波尔布特一样，犯有种族灭绝罪行。如果波尔布特是一个顺从的同盟，越南就会以柬埔寨人的鲜血为代价，来实现其称霸柬埔寨的野心。

我并不是说哪一方比另一方好一些或坏一些。只是新加坡和东盟国家相信，不能只让柬埔寨人民在波尔布特和洪森之间作出选择。在这事实上并不是选择。这等于是问柬埔寨人，他们愿意被老虎吞掉，还是愿意被鳄鱼吃掉。我们相信，西哈努克亲王是柬埔寨人民更好的选择。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忽略这个事实：只有柬埔寨人才能最终作出他们的选择。我们相信，国际社会有道义义务来帮助他们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作出选择。所以，东盟的决议草案呼吁在国际监督下进行柬埔寨各方都可以参加的选举。这是我们给予柬埔寨人民作出最好选择的手段的唯一机会。

过去十一年来，东盟一直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持，不是要使越南屈服，而是要使它恢复理智。我们手头的决议草案是一份外交文书，目的是确定全面政治解决的主要因素，并说服越南为达成这样一种解决办法而进行谈判。同时，东盟一直保持同河内的外交渠道，劝说越南认真谈判。就在我们辩论这项决议草案的时候，东盟常设委员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得到东盟的授权，同河内及其它有关各方探讨在巴黎会议框架内重新开始谈判的可能性。我们相信，有联合国秘书长出席的巴黎会议是就一项全面政治解决进行谈判的最有希望的框架。

我们相信，联合国以压倒多数支持这项决议草案，将能够帮助说服越南恢复谈判。今年，东盟的决议草案是由79个国家共同提出的——占联合国会员国半数。难道所有这些国家都错了吗？我想不是的。赞同决议草案的响亮的表决将发出主张谈判的强有力的信号。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站在全面政治解决的门槛上。我们一定不要丧失这个机会。

拉扎里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大会昨天一整天和今天上午听取了許多代表团关于柬埔寨问题的雄辩而强有力的发言。马来西亚现在荣幸地成为这一议程项目表决前的最后一个发言人。

在1979年，马来西亚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第一项决议草案。在回顾之后，我们同其它代表团一样，对于尚未就柬埔寨问题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的解决办法感到失望。

去年，在第四十三届会议上，新加坡前常驻代表谈到了柬埔寨进退两难的处境——这个国家处在老虎和鳄鱼之间。在我看来，今天仍然存在这种困境。

柬埔寨问题是大会所熟知的。它从越南1979年12月的干涉以及此后不间断的占领开始。越南试图藐视世界对其行为的谴责，这种行为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从那时起，越南军队占领了柬埔寨，在金边支撑了一个对河内的意愿和政策俯首贴耳的政权。在所有这些年间，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呼吁，但越南拒绝完全撤出柬埔寨。它声称，实现了若干部分撤军，但其中多数只不过是军队的轮换。

今年4月，越南再一次宣布，这一次它将在9月底之前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希望它能够在有效的国际监督和控制下作为全面解决的一部分得以实现。然而，越南选择了单方面行动，把9月26日宣布为撤军的最后日期。在那一天，确实有某些人看到越南军队从柬埔寨边界进入越南。特别邀请了客人和国际新闻界一些人，让他们目击撤军。但是，撤军没有经过一个国际机构的核实、监督或监测。事实上，观察了这一事件的那些人，包括某些国家的国会议员，拒绝正式赞同金边关于确实已实现越南全部撤军的说法。

现在我不讨论是否仍有越南军队留在柬埔寨。越南应该证明所宣布的9月份撤军是真正的和确实的。我们完全了解，这并不是在有效的联合国控制和监督下进行的。应该强调指出，只有联合国才有正当的权力、使命和资源来履行这样一

项任务，以及在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框架内所预见的其它任务。

我们在此进行的辩论再一次从适当的背景和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柬埔寨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当地问题；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也有其外部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从内因和外因着手。这种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柬埔寨与其它有关各方共同接受一项全面政治解决办法的意愿和决心。毫无疑问，柬埔寨四方是这项努力中的主要内因，必须各自和集体地承担它们的责任。越南仍然是主要的外部因素。它侵略并占领了柬埔寨，必须为这项行动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还有其它方面必须发挥它们的作用，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的其它与会者。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在联合国也有重要的作用。全面政治解决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证明了这一点。

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已经作出了认真的努力。自从大会上一次就这一个项目辩论以来，已经出现了某些重大的进展。今年2月举行的第二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在1988年7月就某些基本要点所取得的共识基础上再接再厉。雅加达非正式会议进程确实为实现一项全面政治解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审议了各种各样的因素。我在这里不一一赘述。我只想说，尽管在会议结束之前我们都曾抱着希望，但全面政治解决仍无法在巴黎实现。

尽管客观地列举巴黎会议的成败也许是有益的，但是我们检查一下历时一个月的会议未能实现全面解决的基本原因和想法将更加重要。

第一，柬埔寨四方之间未能就分享权力达成协议。国际社会不得不对各方未能达成协议表示不耐烦。世界不能无休止地等待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洪森对甚至在人民通过真正选举作出裁决之前临时分享权力的顽固态度是僵局的主要原因。

第二，会议没有从阮基石先生宣布越南只能够象钢一样灵活的立场中获得任何好处。这是在金边幕后掌权的越南通过选择民族和解和临时分享权力安排作

出建设性贡献的一次重要的机会。越南反而决定努力维持既成事实,坚持要国际上接受洪森。越南应当认识到,国际社会多么坚定地坚持全面政治解决的目标。越南不能希望对一个首先由它造成的问题洗手不干之后不承担某些责任。一个国家对另一国的干涉和占领不会为国际问题提供解决方法。在现代历史中甚至最强大的大国也承认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目睹一个超级大国仓促放弃在一个外国的土地上进行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无法持续的战争,而另一国政府最近承认其对一个邻国的干涉从国际和国内来看在道义和法律上来说都是错的。

柬埔寨的敌对行动在这个时刻还在继续。柬埔寨人民继续遭受战争的痛苦和贫困。成千上万柬埔寨人还留在泰国的边界难民营中。大家都盼望实现和平、安全返回和重建。但并不以支持一个外国占领军建立的政权为代价。

该政权不能指望不允许柬埔寨人民自己决定未来而获得合法性。该政权必须被人民通过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所选举出来的民主政府所取代。在此期间,应当建立一个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四方临时当局。

我国代表团以前曾经说过,我们认为只有西哈努克亲王才能实现柬埔寨的民族和解。我们在这里再说一遍:亲王值得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尤其是在民族和解的这个关键时刻,以便防止柬埔寨进一步的暴力和流血。柬埔寨四方必须尽快坐到一起,认真考虑柬埔寨持久和平最可行的选择。巴黎会议共同主席目前为有关方面在巴黎会议范围内举行非正式会谈所作的努力是朝着正确方向采取的步骤。

反映在决议草案中的我们所设想的全面政治解决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充分保证柬埔寨将不会再被推入该国曾经陷入的黑色恐怖之中。国际社会有理由关注防止红色高棉的返回。不能允许在柬埔寨建立另一个红色高棉政府。但是,这种关注不一定压倒柬埔寨局势的复杂的现实。让我们指出,所有人都担心红色高棉可能占上风,这会导致1975—1978年的黑暗日子的恢复。柬埔寨问题并没有容易的选择。但是,如果最终目标是一个有内外保障的柬埔寨,那里的人民通

过联合国的参与并在其范围内被允许在真正的选举中选择或拒绝领导人,显然除了支持全面政治解决之外,没有其它选择。 其它选择都是简单化的,并且明显有着更大和持续不稳定和流血,甚至回到过去的恐怖的前景。

国际社会对这些选择作了现实的估计。 只有民族和解进程、一种能够导致在政治解决范围内的有效保障下适当行使自决权的临时分享权力,才能拯救柬埔寨。

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涉及了所有这些主要内容。 它考虑了最近的事态发展。 它是全面、平衡和现实的。 它没有放弃重要原则。 它没有忽视恐惧和忧虑。 它考虑了越南所宣布的撤军,但它也认识到该撤军中的严重的局限。

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将向越南及其逐步减少的支持者表明,国际上仍然坚决支持决议草案所强调的原则。 提案国的数量就是这方面的充分的证据。 在1979年我们只有30个国家。 这个数量在1989年已经增加到大约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一半。 这应当向越南表明,假定国际社会随着时间推移将疲惫不堪并且将接受所强加的现状的策略是错误和不正确的。 相反,国际社会仍然积极关心这个问题。 这个信息很清楚。 世界所有区域都支持柬埔寨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 也应当向柬埔寨人民发出一个清楚和强烈的信号。 既不能让他们成为老虎的受害者,也不能让他们成为鳄鱼的受害者。

柬埔寨必须保持其独立、主权、中立和不结盟地位,对其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作出有效保障。 必须在联合国的帮助和协助下允许柬埔寨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 决议草案的目的是促进这一进程。 我呼吁所有会员国投票赞成这项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有关这一项目辩论中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现在,我们将开始审议决议草案A/44/L.23。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前解释投票的代表发言。

我谨提醒各位成员,根据第34/401号决定,解释投票应限制在10分钟以内,各代表团应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

孙努氏宁女士（越南）（以英语发言）：在寻求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处于分水岭的这一年，理所当然应当尝试达成一项获得协商一致意见的决议。但是，当联合国内外的总趋势是对话、合作和以协商一致意见为目标的方法时，提出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来自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国家从未打算使其成为一个获得协商一致意见的文本。它们甚至从未尝试过。不象其它草案那样，由有关各方本着开诚布公的精神在这个论坛进行谈判，并同时考虑到对方的意见，目前这一草案从头到尾都是一手制订的，根本没有打算与越南和其它持有同一观点的国家进行对话和谈判。东盟甚至从来没有同意让我们看该草案，我们不得不从朋友那里要一份草案的文本。

因此，目前的草案是单方面努力的无效结果。因此，不能在推动实际解决进程中发挥可信任的或有效的作用。我国代表团怀疑东盟，尤其新加坡，在某种程度上还有马来西亚选择这种非协商一致的方式，因为这使它们能够继续玩弄惯用伎俩，在联合国赢得别国的赞同，即使这不能变成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任何实际进展。此外，该决议草案的实质是对早些时候在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上，以及仅几个月前巴黎会议达成的协议和理解的大改变。这种做法以及处理该草案的整个方式都表明，东盟不守信用。

该草案的作者说，这是一个全面、平衡、向前看和现实的草案。我国代表团不能同意这种估价，其理由如下。

第一，它没有从实质上正确反映去年的积极发展，尤其没有从实质上正确反映越南军队全部撤走这一事实。此外，鉴于崭新的局势，该决议草案的要旨和概念基本上与前几年通过的类似决议相同。尤其是，它坚持重申以前那些承认所谓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决议，用《华盛顿邮报》11月13日社论的话来说，就是：

“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或柬埔寨的联盟、政府，而不过是为了掩盖涂了油彩的波尔布特的丑陋。”

既然越南军队已经撤走，在要求普遍选举之前将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保持空缺的呼声日益升高的背景下，这种继续承认既不是向前看，也不是现实的，只不过是单方面的，并且只能有利于僵局。

第二，该决议草案没有明确指出最近几个月里新闻界、官方政界以及在过去两天里联合国的辩论所雄辩和反复指出的应当得到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即必须避免波尔布特杀人战场重新出现的可能性。在提到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关注时用了一句平淡的话，这句话实际上比秘书长报告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更加含糊，秘书长报告的措辞本身通常非常委婉。该草案的作者煞费苦心地避免使用会使波尔布特及其同伙感到不舒服的措辞，而不是充分承认强烈的、带有普遍性质的要求。在越南军队撤走后，该决议草案以这种不关痛痒的措辞提到红色高棉的威胁，只会向波尔布特及其同伙大开绿灯，使他们重新企图争夺权力，并用武装力量进行报复。如果该决议草案规定了波尔布特种族灭绝政权灭亡的具体有效措施，人们可以肯定，红色高棉很可能已经阻止它们的联盟伙伴默许该决议草案的通过。

第三，该决议草案也没有表明世界公众对敌对行动的加强，以及即将发生大规模内战，因此紧迫需要停火的前景的日益严重的关注。事实上，它做了恰恰相反的事情。草案序言部分的第5段等于几乎不加掩饰地促请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即主要指那个置人死地的红色高棉继续采取敌对行动。

此外，即使当我们正在这个大厅里开会的时候，东盟的一些成员在战场上，就这一问题而言可以说是战场上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新加坡的所作所为，不论其口头上如何谴责红色高棉，道义上如何大唱高调——都不符合该段的措辞和含义。我要引用今天上午《纽约时报》刊登的美国科学家联盟主席杰里米·斯通写的文章，他指出：

“据消息可靠人士报道，非共产党抵抗运动要求通过……得到武器、材料和援助……”

“柬埔寨工作小组，即那个设在曼谷的、协调非共产党抵抗运动每一个行动的极其秘密的组织。……

“该工作小组是向非共产党抵抗运动提供所有的致命的、物质的和财政的援助的渠道，除了那些来自中国的援助。……新加坡通过新加坡的一家半私营武器公司提供武器。

“例如，上个月由为非共产党抵抗运动发动的‘全面进攻’是由该工作小组仔细策划和组织的，该小组具有似乎有理由不让别人知道的严格保密的‘须知’守则。

“……

“既然这些非共产党抵抗力量正开始进行战斗，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对它们的支持等于帮助红色高棉，尽管这种支持是间接的，这种支持的具体做法是迫使洪森政府对付三条，而不是一条战线。”（1989年11月16日《纽约时报》A版第31页）

出于我刚才阐述的所有理由，越南被迫对决议草案A/44/L.23投反对票。越南将矢志不移地致力于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并将继续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的范围内，为此目的与所有有关国家和方面进行诚挚的合作。我们期待着在柬埔寨问题上，真正对话与合作的精神能够在联合国占上风。为了柬埔寨人民和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因萨纳利先生（圭亚那）（以英语发言）：柬埔寨局势继续引起我国政府的严重关注。该国人民经受战争和痛苦的时间太久了。我们强烈希望，国际关系中缓和与合作的新政治时期能够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长期冲突提供新的机会，使这一被分裂的国家终于能够恢复和平与稳定。

大会可以回顾一下，去年我们对决议草案A/43/L.12投了弃权票。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对柬埔寨的情况仍有一些疑问，我们不希望做任何损害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微妙谈判的事情。我们非常渴望找到共同的决心，以防止再次发生过去那种严

重伤害了无辜的柬埔寨人民的事情。因此，我们弃权并不是对基本问题的一种看法，而是为了表示鼓励直接有关各方坚持追求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

现在，自从本论坛上上次审议柬埔寨问题以来出现的发展，使我们受到了一些鼓舞。我特别指的是今年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13和第14段中反映的那些积极变化。我们非常高兴地认识到，为取得全面政治解决已作出了各种努力，在这一方面，我们将敦促各方恢复在巴黎会议上进行的对话。我们欢迎、强调和响应执行部分第五段落中提出的呼吁，呼吁结束敌对行动，

“不能再退回最近历史上那些遭受普遍谴责的政策与作法”。

我们现在认为，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并不完善，但其中某些因素却能导致柬埔寨问题取得进展。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在选择新的领导人的问题上要尊重柬埔寨人民的自主意愿。因此，大家都应当接受，选举的监督问题应由柬埔寨当局决定。不能由外界强加条件，不能干涉柬埔寨内政。

根据我们的理解，目前的案文承认这些要求，并提出以此为今后谈判的基础。因此，我国代表团今年准备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的支持是出于鼓励各界争取全面、政治谈判解决努力的大前提。我们认为，这些努力无论如何崇高和真诚，离开有关各方的政治意愿与合作都不能成功。因此，我们呼吁各方表现出必要的谅解和灵活，避开目前的僵局。阻挠进展的障碍并非不可越过，只要目标一致就容易克服。为此，我们曾经希望，今年能就柬埔寨问题制定出一个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这份决议草案无论有什么缺陷，投票的结果无论如何，将促进各方重新寻求柬埔寨问题的彻底解决。

海斯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当然赞同法国代表在刚才结束的辩论中代表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所作的发言，我们也有同样的意见。

我们将要投票决定的问题当然不是谁应当在联合国代表柬埔寨，而是在那个受

苦国家实现和平的努力中应当使用什么原则。

这里的辩论反映出整个国际社会非常深刻的感情，即必须结束柬埔寨人民的痛苦。他们在波尔布特统治期间遭受了如此残暴的专制统治，以至波尔布特的名字已成了邪恶的同意词。他们经历了外国占领与国内冲突的悲剧。柬埔寨人民现在期望国际社会来恢复和平，结束他们的苦难。

我要非常明确地阐明，爱尔兰政府的立场是，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也决不能让非人的波尔布特政权重新掌权。国际社会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应竭尽全力使柬埔寨免受这种最可怕的灾难。

我国代表团认为，一个公正、持久和全面的解决办法必须以柬埔寨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为基础。它必须包括在联合国监督下撤走所有外国军队，必须让柬埔寨人民拥有通过国际监督的自由和公正选举决定自己命运的绝对权利；必须保证柬埔寨人民不再遭受过去的残暴——这一点极为重要。爱尔兰将投票赞成目前的决议草案，因为它确实包括了这些根本内容。这些内容是我们不得不支持的。

然而我必须指出，我们对该决议草案的成文并非完全满意。我们希望草案在我最强调的问题上写得更加明确：波尔布特势力重新掌权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现在的决议草案在这一点上不直接了当，当然不足以表达在柬埔寨发生的灾难的全部恐怖性。

此外，我们对决议草案中的某些措词的含意不完全满意，这些措词提到柬埔寨目前相互对抗的敌对力量。我们认为，给目前冲突中任何一方以合法性都是不对的。我必须在此指出，过去，每当柬埔寨代表资格问题在大会产生的时候，爱尔兰总是认为既不能支持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也不能支持洪森领导的政府，因为这两个政府都没有得到柬埔寨人民自愿的支持。这依然是我国的立场。

我们所要的并不是给这场悲剧性内战中任何一方合法地位，而是千方百计地鼓励在柬埔寨实现真正和平的努力，解救受苦的柬埔寨人民。

鉴于目前的决议确实提出了必须作为任何真正和平解决基础的根本原则，爱尔兰尽管有所谈及的某些保留，但仍将投票支持。

现在关键的是利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发展是我们所欢迎的——所提供的机会，争取实现一项全面政治解决，确实实现所有柬埔寨人和解。这方面的第一步应当是立即停止柬埔寨各方的暴力，结束对冲突各方的一切外国和军事援助。

我们认为，最近在巴黎召开的由法国和印度尼西亚主持的国际会议朝着实现这样的政治解决取得了某些宝贵的进展。我国代表团敦促竭尽全力，争取会议尽早复会。

柬埔寨人民受够了苦难。国际社会对他们有着沉重的责任。我们对柬埔寨和柬埔寨人民的希望和祝愿是，他们不久能够摆脱波尔布特种族灭绝的恐怖，把它作为一场万分悲痛的记忆，使我们最终能够欢迎一个真正代表柬埔寨人民，代表一个通过自由、公正选举，由真正自决选举产生的政府发言的代表团坐在大会柬埔寨席位上。鉴于目前的决议草案阐述了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的原则，爱尔兰决定投票赞成。

范莱洛普先生（瓦努阿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通过你，就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最近遭受一系列空前的自然灾害袭击而造成悲惨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向美国代表团表达瓦努阿图政府和人民的同情与慰问。

象以往一样，我国代表团一直积极认真地听取了在一般性辩论和有关我们这个特定议程项目的具体辩论期间的每次发言。我们还十分仔细地研究了决议草案 A/44/L.23 以及秘书长的报告（A/44/670）。除此之外，我们继续认真思考和审议了柬埔寨局势的历史情况和社会背景。

正象我们全都了解的那样，柬埔寨的局势不仅对国际社会，而且对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一度是无辜与和平，但目前却成为不幸牺牲者的人民来说，仍然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正是这些人民以及他们的子女正面临着不可捉摸的未来。因此，直到实现一项确保公正、持久地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全面的解决办法之前，始终应当在我们的心目中占有首要位置的应当是这些人民以及他们的子女，而不是任何其他派别的表面上的关注。这样的一项解决办法必须首先确保柬埔寨人民永远不再需要担心那些前不久还在对他们自己的人民犯下的令人厌恶的种族灭绝罪行的人复辟。我们国际社会很少面临过这样严重的责任。

五年以前，我国代表团就上一次在这个项目上的投票进行了解释性发言，今天我们还是这样。我们认为当时我们所讲的仍然是适宜的，我们曾指出如下问题：

“毫无疑问，那些饱尝困难的人民忍受了人类最大不幸的苦难。

“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必须努力理解这场不幸的深度以及它的根源。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还必须找到一项解决办法并深入探讨确保这样一场灾难不以任何其他方式或者任何其他时间降临在任何其他国家的身上。

“大约在40年前，我们的先辈认为《联合国宪章》将会向我们提供这样的保证。不幸的是，我们世界各国今天在实行这个崇高组织的各项原则方面具有太多的选择性。经常采取的权宜之计和所谓的“现实”使联合国的理想和原则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在我们周围存在着小国和毫无自卫能力的人民受到觊觎、被征服或遭受胁迫的事例。觊觎别国的人、征服者和压迫者以多种伪装出现并编造了冗长的和娓娓动听的理由。某些人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承认这些编造的理由并对牺牲者所发出的要求伸张正义、平等和尊严的呼吁充耳不闻。

“我们没有任何能力谈论什么对于柬埔寨人民是最好的。在这方面，我们不是绝无仅有的。除了柬埔寨人民本身以外，我们和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都一样不具备这种能力。只有柬埔寨人民才有能力对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发言。我们同

其他人一样，希望看到结束他们的苦难并且希望看到在这一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我们认为，对于印度支那各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邻国来说，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要比它们的冲突大得多。我们认为，它们团结一致就能够为它们各自的人民获得更多的东西。因此，瓦努阿图政府将继续支持对话、谈判以及柬埔寨问题和整个地区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A/39/PV.43，第41页）

过去，我国代表团一直在有关这一项目的表决中投弃权票。今天根据瓦努阿图政府的指示，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目前我们所审议的这项决议草案。尽管我们对这不是一项更为平衡和更为客观的决议草案这一点而感到沮丧，尽管我们对这项决议草案中规定的一些模式还持有不同意见，但我们仍将投票赞成它。

在这方面，瓦努阿图政府指示我们对序言部分的第五、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五段以及执行部分第一、第二和第四段表明我们的保留意见并记录在案。

瓦努阿图尊重诺罗敦·西哈努克的爱国主义、才智和政治家的风度。然而我们认为，我们始终一贯地坚持认为只有柬埔寨人民才有能力宣布他们国家的领导。因此，我们不赞同在本项决议草案中所使用的语言，即选出一个具体的个人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选择一个特定的个人的做法无疑不是联合国的惯例，并且我们认为这也不应当成为我们的惯例。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决议草案 A/44/L.23 的某些提案国在其他场合下不能赞同那种比较审慎和笼统地指定某些其他民族的合法代表的做法。我们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某些人怎么会一方面对指定某个组织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的做法感到忧虑不安；但在另一方面却对指定某个具体个人作为另一民族的代表这种做法并不感到忧虑。

我们毫不含糊地指出，瓦努阿图政府继续赞成这一十分重要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办法。我们还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认为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应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确保犯有种族灭绝罪恶的人不会再次在柬埔寨掌权。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宁愿看到在决议草案 A/44/L.23 中客观地提及联合国的作用，

而不是运用一种可能被看作是某种指责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体现出大会本届会议普遍存在的那种和解和令人鼓舞气氛的语言。

我们十分高兴地注意到人们对联合国的信任正在日益提高，能够参加扩大联合国在解决这个曾一度被人们看作是无法解决的冲突中的作用的进程，我们感到十分骄傲。因此我们希望，我们中间那些迫切地希望联合国能更加积极地介入柬埔寨问题的人们，在将来会同样迫切地确保联合国持续不断地积极介入那些联合国既负有参与的长期性责任而且也拥有公认的专门知识的领域，例如非殖民化的领域。

然而，这是我们需要另择时间加以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了。就目前而言，我们只想在结束发言的时候回顾一下瓦努阿图在有关这一议程项目的前10次决议的表决中并没有投赞成票。因此，我们目前不赞成在该项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的第一段中所规定的那样明确要求“全面执行”那些决议。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异乎寻常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多数代表团——我国代表团也包括在其中——是普遍支持执行大会的各项决议的，而不是仅仅有关这个具体题目的决议草案，这一点是已经记录在案的。

我们宁愿今年不就这一项目进行表决。我们同多数代表团一样，想现在就亲眼看到一项有关这一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政治解决办法。我们想现在就看到国际社会繁忙地参与帮助重新建设柬埔寨的大规模的努力之中。这个国家人民的痛苦实在是应当结束了。他们已经无法再承受更多的苦难了。现在我们国际社会必须肩负起确保柬埔寨人民不仅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能够保证他们未来福利的责任。

今天，我们将不会投票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也决不会参与指控或反责任任何其他国家的行动。相反，我们所投的赞成票仅仅是投票赞成重建柬埔寨的未来。我们所投的赞成票只不过重申了瓦努阿图对《联合国宪章》的信念，特别是对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信念。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毫无复杂、微妙、和难以捉摸可言。其中只有我们所有的人都赞成的、业已明确宣布的原则

和惯例。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将对决议草案 A/44/L.23 作出决定。有关该项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第五委员会的报告载于文件 A/44/742 之中。我们现在将开始表决程序。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莱国、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塞浦路斯、民主柬埔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法国、加蓬、冈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冰岛、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瓦努阿图、委内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反对：阿富汗、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蒙古、尼加拉瓜、波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越南。

弃权：阿尔及利亚、刚果、芬兰、印度、伊拉克、黎巴嫩、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瑞典、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也门。

决议草案 A/44/L.23 以 124 票赞成，17 票反对、12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 44/22 号决议)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愿意解释投票立场的代表发言。

请允许我提醒各代表团，根据大会第 34/401 号决定，对投票立场的解释限于 10 分钟，各代表团应该在它们的座位上发言。

巴迪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对刚刚通过的有关柬埔寨局势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虽然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它的一些段落，特别是那些有关武装占领继续进行的段落。我们认为，目前的柬埔寨冲突是一个国内问题，我们希望它将由有关各方加以解决，以便制订出和平协议，从而确保柬埔寨的安全并恢复它的独立与领土完整。

与我国有着友好关系的越南通过停止波尔布特进行的屠杀，完成了一项人道主义的任务。我国代表团赞扬越南如同它以前所宣布的那样，按时撤出柬埔寨。越南因此表明了它对于柬埔寨人民的人道主义的善意，国际社会应该欢迎和赞赏越南的行动。

我国代表团希望通过这一决议将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以便有利于柬埔寨人民和该地区各国人民。

我们也必须对印度尼西亚和该地区其它国家表示敬意，它们在寻求解决这一问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诺特达姆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比利时代表团和在这里的大多数代表团一样，对有关柬埔寨局势的决议草案（A/44/L.23）投赞成票。

比利时希望通过它的投票，表达它支持柬埔寨的和平进程，并赞赏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在努力实现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此方面，目前的决议必然促进执行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以便结束柬埔寨人民的痛苦，确保一个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使柬埔寨饱经磨难的人民能够通过自由和得到国际监督的选举行使自决权。

我不想详细阐述这样一个政治解决办法必须满足的条件；法国代表在代表欧洲共同体的12个成员国在辩论中发言时，明确阐述了这些条件。

但是，比利时希望明确指出——因而使决议的条款更加明确——这样一个政治解决办法必须排除红色高棉重新执政的任何可能性。确实，红色高棉所犯下的令人憎恶的罪行不能不引起厌恶和反感。比利时完全不接受这一令人憎恨的政权，不同意让那些应该对种族灭绝负责的人在柬埔寨再次掌权。

拉西夫人（芬兰）（以英语发言）：芬兰对题为“柬埔寨局势”的决议草案A/44/L.23投了弃权票。但是，我国代表团赞成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中所表达的和平进程的目标。我们希望有关各方的努力将使在柬埔寨实现和平的民族和解成为可能。

我们认为刚刚通过的决议既没有充分反映柬埔寨的局势本身，也没有充分反映朝着一个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所取得的进展。我们认为，序言部分第4段尤其成问题。我们难以接受这一断言：外国占领仍然是柬埔寨的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

根源，因而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芬兰赞成广泛理解必须在持久与和平的解决办法中得到反映的原则。因此，我们也认为防止重新采取不久的过去受普遍谴责的政策和做法的任何行为十分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欢迎比目前在决议中所找到的保证更加有力的保证。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支持旨在寻求柬埔寨人民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的进程。但是主要的责任仍然应由柬埔寨人承担。他们应该加强努力，解决相互冲突的问题，以便为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和平与全面的解决办法铺平道路。芬兰愿意支持联合国在此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任何建设性作用。

佩利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巴西对于有关柬埔寨局势的载于文件A/44/L.23中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因为我们认为它在根本上是促进有关各方继续寻求全面政治解决问题的。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不久将就这一解决办法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对整个决议草案投赞成票不应该被认为是有损巴西对于与冲突有关的任何一方的立场，我们也希望将这一点记录在案。

此外，我们也认为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应该损害用于核查遵守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方面承担的义务的那种机制。

最后，巴西一贯赞成反对外国军队出现在柬埔寨的决议，它认为，应该更加客观地看待越南最近宣布的撤军，应该认为它极大地促进了实现问题的和平解决。*

* 副主席费德先生（卢森堡）主持会议。

奥卑德先生（民主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投票反对对于柬埔寨局势的决议草案，因为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案文，没有将自第四十三届大会考虑这个问题以来的12个月里所发生的积极事态发展考虑进去。决议草案没有反映柬埔寨问题的有关各方中所出现的和解和理解的精神。

雅加达的非正式会议以及巴黎会议体现了这种精神。决议草案没有提供明确的和令人满意的保证，防止血债累累的波尔布特政权在柬埔寨重新掌权。只是由波尔布特政权发誓它过去所进行的屠杀今后不会重演还是不够的。决议草案也没有考虑越南在有关从柬埔寨撤出其军队方面所提出的倡议。越南撤军是由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以及世界新闻界所证实的，它得到了许多国家，包括我的国家的欢迎，被视为是实现全面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觉得该决议草案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者加强东南亚的和平与理解。决议草案也没有调解所有各方的利益，尤其是柬埔寨人民的利益。我们没有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并不影响我国彻底和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其内政的情况下实现充分自决的权利。只有在有关各方在尊重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不结盟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的和有益的对话之后，通过全面、和平的政治解决才能够实现这一目的。因此，我们希望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的续会将实现柬埔寨问题的公正全面解决作出积极的贡献，这将符合柬埔寨人民的利益，结束柬埔寨人民的苦难。

我们希望下届大会将能够看到在实现柬埔寨问题的最终解决上有积极的进展。到那时，冲突的有关各方已经达成了恢复柬埔寨的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全面政治解决——这正是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所呼吁的结果。该次会议要求冲突的所有各方加緊努力，以实现柬埔寨问题的全面和平解决，从而建立该地区的和平与自由。

恩格费尔特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瑞典是去年关于柬埔寨局势的第

43/19 号决议的提案国。我们第一次加入其它提案国是因为我们觉得决议中的新因素使得决议能够为解决柬埔寨的冲突的过程作出积极的贡献。去年这一过程已经缓慢地开始形成。

众所周知，去年以来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事态发展，例如雅加达会议，巴黎会议，以及越南宣布撤军，及其正在继续做出的和平努力。因此，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决议草案的案文也发生了变化。不幸的是，我们认为案文中的变化没有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反映现实中所发生的变化。对于一个可能被解释为在 1975 年到 1978 年在柬埔寨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而负责的那些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新掌权打开道路的案文，瑞典不能支持。我国政府认为，根据目前柬埔寨的现实以及有关政治解决的谈判情况来看，目前的文本就会被这样解释。因此瑞典很遗憾地不得不对决议草案 A/44/L.23 投弃权票。

蒙塔尼奥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墨西哥政府投票赞成决议草案 A/44/L.23，因为它呼吁所有各方立即加强所有为寻求柬埔寨冲突的政治解决所做出的努力。传统上墨西哥的外交政策一向支持对话以及谈判作为和平解决纠纷的不可替代的因素。无疑在柬埔寨的问题上，冲突的各方重返谈判桌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巴黎会议至今没能达成安排，这种安排在前几个月本来是非常有希望的。我们希望这个新的决议草案能够重新推动对话和交流，从而使柬埔寨人民实现他们长期追求的目标及不受外来干涉的自决。

由于上述原因，墨西哥本来希望决议草案能够包括那些有利于创造一个有助于谈判的环境的因素，而避免那些在我们看来只会使冲突的各方立场两极化的那些考虑。一个更加平衡的案文本身就能够成为在巴黎开始的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贡献。

我们必须承认入侵部队的撤出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即使这个步骤需要得到巩固。在这个方面，我们认为充分的国际核查将有助于消除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的怀疑。但是，至今缺乏一项全面政治解决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说没有联合国的监督、管制和

核实的撤军就不属于该项解决范围之内。此外还应该承认，就象在过去的决议里所作的那样。现在正在追求的核查过程是国际性质的，不是仅仅属于我们这一组织的。

此外，我国代表团一向认为，只有柬埔寨人民自己才能够决定他们未来的领导人、政府和社会的性质。因此我们觉得，该决议草案不应该过早地为一个可能出现的民族和解过程作出结论。在这个方面我们呼吁所有直接或间接卷入冲突的各方显示出对和平的政治决心与承诺，建设性地为民族和解过程作出贡献。这一过程必须保护柬埔寨人民的所有合法利益，他们长期以来受害于与他们的利益无关的那些冲突。

我们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停止支持或鼓励敌对行动的继续，在这里他们必须停止向有关各方供应武器和军事费用。同样，墨西哥政府觉得谈判过程以及决议应该毫不含糊地表示出本组织坚决反对那些犯下我们世纪最残暴的罪行的人重新掌权。我们越来越不安地意识到在这方面缺乏明确的语言可能会给人一种联合国勾通那些应对过去的种族灭绝政策负责的人的印象。联合国及其所有成员国必须确保那些犯了危害人类罪的人绝不可能今后重新犯罪。墨西哥坚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灵活性。

塞维尔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自联合国开始审议柬埔寨局势以来，一直指导巴拿马政府对该问题的立场的方针是《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特别是那些体现不干涉内政、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准则。

巴拿马对柬埔寨局势问题的投票始终如一。今年，巴拿马根据自己的政策再次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尽管它认为该文本既没有充分反映秘书长报告中所准确描述的自大会上届会议以来柬埔寨最近所发生的积极事态发展，也没有充分反映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撤出武装部队的情况，我国欢迎这一情况，因为它认为撤军是解决冲突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包含了通过谈判促进和平解决所需要的基本内容——尽管我们感到冲突各方的立场本来可以更平衡地反映出来。

泽能加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津巴布韦对柬埔寨局势的立场一直以其对《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准则的承诺为指导。

今天，我国代表团之所以对决议草案 A/44/L.23 投了赞成票，是因为津巴布韦赞成在撤出所有外国军队以及保证柬埔寨人民在无任何阻碍、压力或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决定其命运的权利基础上争取全面和平地解决柬埔寨问题。

津巴布韦对争取以全面、和平和持久的办法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承诺，反映在穆加贝总统任不结盟运动主席期间提出的支持雅加达会议进程的倡议之中，该进程最近终于促成在法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共同主持下召开了巴黎国际会议。津巴布韦参加了巴黎会议，认为现在是整个国际社会为继续保持外交进程以及再次召开这次会议一道工作的时候了。

然而，津巴布韦对目前这项决议投赞成票，绝不意味着我们支持大会在过去九年中就柬埔寨问题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也不表明我们对柬埔寨任何政权的承认。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遗憾地注意到，尽管我们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是目前这项决议的共同提案国未能删除该文本中提及上述这些决议的词句。我国代表团也明确指出，现在还不是得分的时候；删除有关词句将会使我国代表团能够在不解释其投票的情况下，对目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民主柬埔寨总理宋双先生阁下发言，他曾表示愿就正在审议的项目作一结论性发言。

宋双先生(民主柬埔寨)(以法语发言)：10年来，题为“柬埔寨局势”的联合国各项决议已奠定了基础，使我们能够找到解决由于越南部队侵略和占领柬埔寨、及占领部队10年前建立的权力机构所造成的局势及其带来的后果的政治办法。这些决议仍然能够在联合国体系内成为解决所谓柬埔寨问题的任何政治方案的基础。

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愿借此机会感谢先后提出这些决议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以及所有通过提出或投票赞成这些决议而支持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致力于和平与正义的国家。

我们还赞扬1981年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主席、该会议特设委员会主席及其成员。我还要感谢联合国大会主席加巴少将和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他们在与其同事一道争取为经历多年痛苦的柬埔寨人民找到公正和合理办法的过程中尽了一切力量。

我们的大会第十一次以绝大多数——124票赞成——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再次规定了全面和公正解决柬埔寨局势所需要的所有条件：在联合国监督下全部撤走在柬埔寨的一切外国军队，以及柬埔寨人民的自决。

企图支持这个或那个政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通过谈判尽快开始执行大会再次提出的各项建议，并使必须决定其主权的柬埔寨人民能够行使自决。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为了越南人民的利益和出于对柬埔寨人民的尊重，他们应当最终听取大多数国家的意见，遵守成为《联合国宪章》基础的民主原则。他们将看到，他们能够通过放弃以无论任何手段兼并高棉人民领土的企图而重新在该地区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和平与友谊的气氛，从而避免猜疑和孤立的生活。他们将懂得，高棉人民和越南人民能够再次成为朋友。

已中断其工作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国际会议，应立即复会，以制止我国正在激化的战斗，以便能够在本地区最终恢复和平。这项讨论的基础必须是由数量不断扩大的大多数国家——实际上由全世界——每年通过的联合国各项决议。

这些决议对大会全体会员国、甚至那几个对其投反对票的国家都有约束力。现在，联合国应当考虑对那些10年来违反《联合国宪章》、并疯狂地剥削和殖化柬埔寨以及延长这场战争和柬埔寨人民的痛苦的会员国采取行动。

自1972年以来，吴哥窟古迹的艺术品遭到掠夺，古迹也遭到遗弃。现在是时候了，联合国应当宣布吴哥窟文物区方圆30公里为和平区，和平区内不应存在任何武装部队，以便世界各地的专家能够来到这一地区帮助修复这里的寺庙。因为这些寺庙是人类遗产的一部分。这将成为高棉人民重新团聚以及在整个柬埔寨实现和平的一个起点，因为吴哥窟寺庙是全体柬埔寨人民的民族象征。

主席（以法语发言）：现在我请新加坡代表发言行使答辩权。

我想提醒他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发言不得超过10分钟，第二次不得超过5分钟，并应在代表团议席上发言。

陈女士（新加坡）（以英语发言）：投票之前，越南宣读了一篇文章，说新加坡支持非共产主义抵抗运动。我们从来没有否定这一点。新加坡能为全力支持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非共产主义抵抗运动而感到骄傲。

至于声称新加坡支持红色高棉，我想正式指出，我们从来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支持红色高棉。不过，新加坡和东南亚国家联盟认为，全面政治解决办法是对付红色高棉问题的最佳途径。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对议程项目31的审议。

下午1点45分散会。